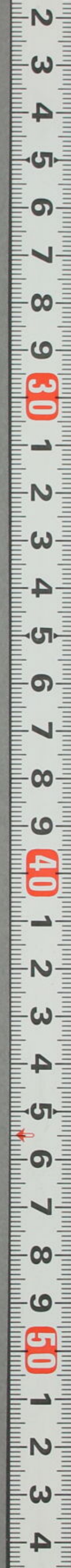




列子

□ 13
921
1



列子 上卷一

0513  
921  
1

明  
921  
1-4



列子  
庸齋口義  
全四册

外張法  
如何



列子庸齋口義卷上

庸齋林  
希逸

列子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  
言新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  
校讎大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  
書二篇內外書九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  
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  
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殘校

列子序

籙從中書以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一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

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列子鄭人列姓也禦寇名也莊子多稱其人必有道者也與鄭繆公同時繆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庚申五十年矣其書曰子陽饋列子粟列子不受俄而子陽見殺則以時計之列子必後於孔子而居孟子之先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以自神其說然大史公為老莊立傳猶及老萊閔尹庚桑楚諸人而獨不及列子亦

不言其有此書班固所志藝文諸略雖有八篇  
之目而張湛與度以為奇書云其祖得於仲宣  
輔嗣之家永嘉之亂既失而率全則其書亦散  
軼久矣卷首校讎數語其果出於劉向否也其  
曰與鄭繆公同時必繆字傳寫之誤而鄭溪西  
羣書會紀晁氏讀書記並因之又以繆為穆此  
皆未深考者又曰孝景帝時頗行於世若其書  
果出景帝時太史公因何未見果見之不應遺  
列子而不入傳也今觀其書首尾二篇以天瑞

說符名之其他六篇則撥首章十字而已又篇  
中文字或精或粗殊不類一手其曰穆王湯問  
失之迂誕力命楊子義亦乖背必非一家之言  
縱其語未必出於劉向實當此書之病洪景廬  
謂列子勝莊子則失之矣然其間又有絕到之  
語決非秦漢而下作者取可及愚意此書必為  
晚出或者因其散軼不完故雜出己意且模倣  
莊子以附益之然其真偽之分瞭如玉石亦豈  
不可亂也

天瑞第一

此篇專言天理以其可貴故曰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  
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  
反期弟子敢有所謂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  
丘子林之言乎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見左氏列子居  
鄭圃之側嫁往也旅行曰嫁曰喪皆方言也壺  
丘子林列子事之故弟子問以其師之言云何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瞽  
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何言者謂此非言可傳也夫子壺丘也瞽人壺  
丘之友也側聞者立於師之側而聞之也先曰  
何言而方告之蓋欲知其不言之言妙於有言  
也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  
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  
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

南浦云以語發  
揮化生極妙也

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徃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有生者生於不生有化者原於不化不生不化乃能生其生化其化此即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萬物是也造化無生無化故常生常化無時者即常字也但其文如此發揮爾陰陽四時指造化而言也下兩爾字乃是實前而不生不化之說疑獨者如老子所謂似萬物之宗象帝之先獨者極高極妙而無鄰之意疑者

似是似非而不可形容之意徃復即陰陽四時之代謝也無有盡時故曰其際不可終疑獨者造化也恍兮惚兮似有物而無物故曰其道不可窮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老子第六章中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

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此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巳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老子取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爲養生之用而老子初意實不專主是也故列子舉此以證其不生不化之說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生物者不生言其不容心於生也化物者不化言其不容力於化也盈天地之間無非自然而然形者色者人與物也智者力者就人中分別也消者息者窮達死生得喪也自然而然而非生化而非化形而非形色而非色消而非消息而非息初無定名初無實迹若以定名實



迹求之則非矣不曰無定名無實迹只下一謂字自是奇特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此一篇先頓一箇壺子何言哉在前既說一段了於此又再說一段何言哉三字自有深意

莊子曰終日言而未嘗言與此意同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

質之始也

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始也者其言自妙此書又分作四箇

名字亦只是莊子之意形總言也質隨物之質

也氣生形者未見氣者無極而有極也莊子曰

氣雜於芒忽之間而有形此又就氣上添一層

此易字莫作儒書易字看易即變也變即化也

太易即大造化也形為始質為素今之工匠家所謂胎素即此素字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  
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  
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變而為七七  
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  
之始也

上面既說四箇大字就此又把形氣質總之此  
不特言理之妙亦是作文機軸文章無此機軸  
則不見斡旋之妙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只是未  
見氣之始於未見氣之始則但見其渾渾淪淪

然萬物相渾淪總三才而言之不比他所說萬  
物字也循者求也氣既未見則何所視何所聽  
何所求故易者即太易也即此一句而觀則知  
形氣質具而下只是發明太易兩字無形埒者  
言無形迹也變而為一者氣變而後有太極也  
有太極而後有陰陽五行故曰一變而為七陰  
陽二與五行共為七也少陰老陰之數八與六  
少陽老陽之數七與九此所謂九者即乾數之  
極也或以七言少陽九言老陽則非此書之意

九者復變而為一，蓋言物極則變也。有必歸於無也。無能生有，故曰一者形變之始，究極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陽氣輕清而上為天，陰氣濁重而下為地。陰陽之氣和合而為人，冲亦和也。天地之生物亦是合陰陽之精而後化，化生也。故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取短，地有取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遠取，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取宜而不能出取位者也。

此一段十分正當之論。其大意只謂雖天地亦不能盡造化之用，而况人物乎？天能生物，能覆物，地能成形，能載物，各有所能，是無全功矣。聖

居天地之間而職教化之事隨萬物之所宜而  
各職其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言聖人或有取  
不能而物能之者教化不能違所宜如忠賢文  
之隨時九德之隨其性皆是不能違取宜也物  
之所宜各有定如曲者不可以為直小者不可  
以為天鹹者不可以為酸涼者不可以為熱是  
不出其所位也陰陽剛柔仁義易大傳分作天  
地人說此又分作天地聖人萬物說亦自有理  
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者有

南南云又一段之  
好話

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  
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取形者實矣  
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  
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  
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  
有生有形有聲有色有味指天地間萬物而言  
也生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造化也職主也無  
為造化也不生者生其所生無形者形其所形  
以至色其所色聲其所聲味其所味皆造化之

所職如此下得來又自奇特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  
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  
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  
知也而無不能也

二十四箇能字只是造物兩字造化之妙雖若  
無知無能而無取不知無所不能此段又好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爛腹捷蓬而指  
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

南甫曰以段以數  
語宜人間生死悟可  
見與佛說相透乎

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若蠅為鶉得水為蠶  
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蠓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  
鳥得鬱栖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  
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  
曰鳩掇鳩掇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  
骨之沫為斯弥斯弥為食醯順輅食醯順輅生乎  
食醯黃軛食醯黃軛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瞽瞍瞽  
瞍生乎腐蠃

此段與莊子同但中間又添數語食於道傍見

蓬草之中有此枯骸而指之以語弟子百豐  
其名也未嘗生未嘗死無生無死也彼指骸  
也予則列子自謂也過養過歡二十句莊子曰若  
果養乎予果歡乎其語意甚深此書去若予二  
字以果為過恐聲之訛也若如此說別謂此其  
死者生前自養過當乎歡樂過當乎理雖亦通  
殊無意味若如莊子之意則曰若果知人生之  
取以自養者乎我果知死後寂滅之樂者乎若  
指骸骸予乃自謂也生而飲食曰養死以寂滅

為樂却如此倒說乃是弄奇筆處種有幾者言  
天地之間物之生種各不同却皆就至微底  
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  
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  
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  
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峯斷坂愈讀愈好此  
書中間又添數句便覺不及莊子若蠅為鶉  
化為鶉也蠅即蛙也此四字莊子取無亦與下  
句不相入斷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也

亦有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蠅  
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  
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苔却又  
就陵屯上說來陵屯田野中高處也陵鳥車錢  
草也鬱柄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  
為鳥足草鳥足之根又化而為蠨蛸鳥足之葉  
又化為胡蝶蠨蛸蝎虫也胥胡蝶之別名也就  
胡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竈下  
之虫化而生者名為鵲撥軟而無皮無殼故曰

若脫如今柑虫然鵲撥之蟲又化而為鳥乾餘  
骨鳥名也其口之流沫又化為斯弥斯弥虫也  
食醯蠅蠓也願輅黃輅皆虫名也此處比莊子  
多三个食醯字恐亦傳寫之誤九猷督丙腐蠶  
亦虫名也莊子於此却省數字其意蓋謂萬物  
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  
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燐也人血之為野火  
也鷓之為鷓鷃之為布穀布穀又復為鷓也燕之  
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

莫也者。鷄之爲。獾也。魚卵之爲。蠱。蠱。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鷓。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

此數行乃莊子所無中間又有數也字文勢亦不類然亦皆爲物化之事如月令雀化爲蛤鷹化爲鳩此天地間自然之理必有之事老耄爲獾如者鼠之爲蝙蝠也豈爰山名也出山海經其狀若狸而有鬚自孕者無牡而皆牝也今人說海中女人國亦然類者其名也鷓即莊子所

謂雄鳴上風雌鳴下風相視而風化者也  
大要龜鼈之屬純雌而無雄蜂則純雄而無雌也  
穉小也蜂之在房只兜而化其尾有刺獨爲王者無之或云此虫以衆陽而宗陰陰爲君也

思士不棄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此四句又就人中變化者言之  
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



南甬云  
以上數語雖可怪  
天地之間以不足怪乎  
山海經又可見焉

此兩句又就食物中易見者言之

羊羹比乎不筍又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

馬馬生人人又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

於機

且此以下却與莊子同若就莊子觀之上面一

截說了却把箇至怪底結殺此是其立意驚駭

世俗處非實話也今添入思士思女等語却渾

雜了羊羹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

筍又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虫也程亦

虫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藍草也

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人面子也分明是

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怪名

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其

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化化生何所不有

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

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至樂篇

嘗疑列子非全書就此段看得愈分曉蓋自秦

而下書多散亡求而後出得之有先後存者有

好話

多寡至校讎而後定校讎之時已自錯雜及典  
午中原之禍書又散亡至河南而復出所以多  
有偽書雜乎其間如關尹子亦然好處儘好雜  
處儘難此書第一篇前頭數段極妙無可疑者  
中間未免為人所雜然其文字精粗亦易見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  
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  
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  
又<sup>カラ</sup>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

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形動生影聲動生響此兩句自好其意蓋以喻  
無之生有也生之有者皆自無而始則九有必  
歸於無有形者必有終天地亦形也安得而不  
與我偕終乎若以為天地終於有盡則又非我  
之所能知故曰終進乎不知也進盡也以盡為  
進聲之訛也本無始則無終矣本不<sup>カラ</sup>又則無盡  
矣不<sup>カラ</sup>又者變化而不暫停也有生者必歸於不  
生蓋不生者生之也有形者必歸於無形蓋無

列子上

十六

形者形之也本不生者則無不生之名本無形者則無無形之名謂之不生謂之無形已離其真矣故曰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此段正言生死之理說得自是分曉死生常理也而貪生者常欲求生畫止也畫其終欲止而不終也惑於數言為長短之數所惑也精神屬於天骨骸屬於地圓覺四大之說也分者分與之也入其門言歸其所自出之地也反其根言反其所始之地也精神骨骸既各復其初則今者之我尚何存乎此即圓覺所謂今我法身當在何處也朱文公於此謂釋氏剽竊其說恐亦不然從古以來天地間自有一種議論如此原

壞即此類人物佛出於西方豈應於此剽竊詆  
之太過則不公矣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  
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  
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  
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  
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  
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聖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

四段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  
老息我以死亦分作四截嬰孩之和老子形容  
至矣血氣飄溢即聖人所謂方剛也欲慮充起  
即勞生之事也欲富欲貴欲也思前算後慮也  
充盛也起不可過也外物攻其心則嬰孩之時  
取謂和德者衰矣既老則欲慮雖有而不能自  
強莊子謂之逸以老此謂體將休意同而辭異  
爾物莫先者言不能與物爭先自然放退雖未  
及嬰孩與物無傷之時而比之少壯為物所攻

之日則有間矣至於形氣既盡反而歸其所即  
莊平謂息我以死也極者太極之極也前所謂  
形變之始也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埭之野鹿裘帶索  
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  
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  
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  
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  
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

南甫云此句人常  
可莫若比今人何  
吁

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也  
榮姓也啓期名也以鹿皮為裘以索為帶天地  
之性人為貴於物也人類之中男貴於女三樂  
之說近人情之論也此章誨人以貧富死生之  
理故如此寓言能自寬者以其非見道而能推  
物理以自寬也杜詩所謂江上小堂巢翡翠隴  
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  
此身便是此章之意

林類年旦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

南申云是承前  
語將說無爲之道  
然語相類意多矣

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  
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  
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  
貢呼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  
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  
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  
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  
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  
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

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  
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  
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  
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底春當在春時也並歌並進言且行且歌也少  
不勤行言少不學而無聞於人也長不競時言  
其不能爭名爭利於世也子貢以此譏之而林  
類以為我惟不勤行惟不競時故有如此之壽

使其勞力勞心以爭身外之名利則將中道夭矣子貢林類寓言而名之也死之與生一生一反言自生而死猶往之必返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此便是佛家今生來生前身後身之說也吾知其不相若者言今生安知不勝於來生後身安知不勝於前身也今之死不愈昔之生即莊子弱喪不知歸之說得之而不盡者言其得死生之理而未盡其妙也列子之書皆尊敬孔子故其寓言之中多借孔子以為說不知果

出於列子否耶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取息仲尼曰生無取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取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皆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倦於學者學而未得其要勞心已久故有厭倦之意息止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是也子貢倦

死

於學而求取止之地。夫子乃以生無所息告之。此列子借聖賢之名因進止之說而明死生之理也。生無所息者言有形於此其生必勞何時可息必死而後可息也。子貢未曉故再有息無所之間而夫子乃以墳墳之事答之。單單墳冢皆形容其突起之貌。君子以此而自息。小人心雖貪戀不已至此亦不容不伏也。據此一段雖為貪生惡死者設。然今禪家有死心之論有大死人却活之語。此中又有深意。非徒曰生死

而已

貴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皆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

南南云雖語好善幾佛說乎



南甫曰以語是行  
撥皮皆直也

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存者不仁者即君子小人之語微者歸也言德  
必至於死而後定也此即反真歸根之意故舉  
死生之大以明之失家即弱喪之論鍾重也賢  
形也世生也二字皆傳聲之訛只是重形生重  
形生者以身為貴也世人皆以狂蕩為非故不  
與之而反取智謀之士殊不知智謀亦非也聖  
人之去取則以道為主故曰知所與知所去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貴虛者以虛為尚也無貴者虛之名亦無之又  
何貴尚之有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  
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取矣事之破礪而後有舞  
存義者弗能復也

非其名者言有名即非也老子曰可名非常名  
是也曰虛曰靜則無迹矣亦無名矣無名無迹  
則得其所居纔有取與分別則失其取居矣太  
道破碎而後有存義之名破礪者破碎也言今

南唐曰大悟々々  
以可破愚者之耳

世之士至於破群大道而以存義為舞弄則真  
淳質撲之風不可得而復反矣舞弄存義如今人  
所謂舞弄之法也

弼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  
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  
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  
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  
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  
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弼熊借古賢人之名也天地之間運轉無已天  
一日行一周地有四游升降無一息之停以人  
居其間而不自覺譬如身在舟中舟行人不知  
也天地之轉移誰得而覺之密者言其不可見  
物之有損有盈有成有虧亦密行於天地之間  
而人不覺死生之往來循環相接而不已無間  
隙之可省見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  
閱人以成世人冉冉以行暮人何世而不新世  
何人而能故正是此意隨世即隨生也寒暑往

列好止

二六

南申曰天地之間又  
有以人大我偉哉

來以漸而進故曰一氣不頓進高岸為谷深谷  
為陵下至一物一器之微亦漸漸而虧損故曰  
一形不頓虧惟其不頓故人亦不覺不頓者不  
驟也人之自少至老亦然亦無間隙之可見必  
時至而後知故曰間不可覺侯至後知熊體態  
也智意見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  
憂彼之憂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  
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

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  
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  
取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  
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跼蹐終日在地上行止柰  
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  
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  
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水  
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  
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

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取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屈伸呼吸與天中之氣相應則人亦積氣中之自然者也日月星宿之光亦自此氣而出只使

猶曰但使也政使也四虛四方太虛之外也躡步躡蹠也此蹈踐踏也此言除太虛之外其內皆為積塊也奚謂不壞者言積則必散安得不壞此段之意蓋謂天本積氣地本積塊必有壞時故設為此語以形容之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道聖人亦有此意但不言耳太虛之中無形無極天地之在其間亦細物耳但以人之所見有物者而觀之則為有中之最巨此兩句亦好難終難窮難測難識者言人不可得而知也未

後一轉却曰來不知去去不知來蓋以學道之人不當容心於有無去來也今之禪家却出於此後面一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委聚也罔大假合而為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萬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化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不知所持無執著處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段與莊子知北遊篇同但丞字莊子作丞是也此必傳寫之誤然謂之丞者亦寓言之名

南申曰為盜之道  
可得同天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  
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十年而給二十  
年而足三十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  
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  
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  
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  
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  
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  
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

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  
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取  
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  
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  
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  
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  
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  
也何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  
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

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未及時者，未能數時也。先居先世所居積者，也。謬已欺已也。往而怨之，往見之，而出怨言也。時利，天時地利也。滂潤浸潤也。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所生在外者也。一身之陰陽，亦豈我有此亦天地為之也。誠者信然也。天地萬物不相離者，物物皆出於天地，無一物可離於天地也。仍與認同，認以為己有者，愚惑之見也。此章之

意蓋言人在天地之間，皆盜竊天地之所有，以為其生故。如此形容，所以為異端之學。天時地利，以至禽獸魚鼈，皆天地之所有，人盜而用之。聖人則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列子却如此鼓舞其言。柳子厚天說之喻，亦原於此。末後一轉，亦與前段同。公道，人人所同者也。私道，非人取同也。在人之論，則有公私。在天地之德，則無公私。公者，自公亦天地為之也。私者，自私亦天地為之也。以天地之德觀之，則盜與不盜，皆為有。

心者也。此意蓋謂善善惡惡若出於有心則善亦為惡矣。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正是此意。此等魁似非列子本書。

黃帝第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謂然讚曰：朕之過濞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

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厨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兪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擗無痛，癢棄空如履實，寢

列子



虛若處林雲霧不礙與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羨  
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躡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  
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大山稽告之曰朕間居三  
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  
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  
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  
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俊百姓號之二  
百餘年不輟

此言華胥之國亦與莊子山木篇建德之國其

意一同蓋言黃帝之治天下始於有心而終至  
於無心始於有為而終至於無為也正命性命  
也以性為正音之訛也肌色焦然言其皴黑而  
瘦也昏然言其五情爽亂迷惑而昏也五情喜  
怒哀樂欲也讚合作嘆淫矣者言其已甚如水  
之浸淫然注家以淫當作深直侍者使令之人  
也懸鐘架也大庭猶大內也服形猶今人言服  
氣也淮南云正西曰兪州西北曰台州此言九  
州之外猶佛言西渠泥南閻浮也斯離也齊國

南浦云是二行  
三言耳

中州也斯齊國言去中州千萬里也自然無心也無向背逆順言其心無取舍也入水不溺入火不熱無入而不自得也斫莖無傷痛指擗無痛癢言其雖有形猶無形也破與礙同神行者其行無迹也天老力牧泰山稽黃帝三臣名也登假者猶言登遐也假當作遐莊子中多有此意以此列子比莊子人謂勝之恐亦未然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偃不愛仙聖為

之臣不畏不怒原意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此段之語多與莊子同其意只形容無為之治而已心如淵泉者言如止水也不隈不隈曲也與不愛同不畏不怒言其和也不施不惠無取與也不聚不斂無所取也物既自足而我無所怨愆久闕也字育禽獸生育也札傷疾瘡也物

無疵癘無疾痛也。鬼無靈響言無妖異也。靈怪  
影響皆鬼之妖也。與莊子逍遙篇同。

南布曰無為要  
真人之道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十子之道。乘風而歸。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斬其術。  
者十反而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  
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  
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  
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  
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

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  
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庚  
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  
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  
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  
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  
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  
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  
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取倚足之。

取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  
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  
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取不載  
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忤屏息良久不敢復  
言

不省舍言不歸宿也對怨恨也以十請而不告  
欲辭歸也不命之退聽其自去也又往從之去  
而復來也章戴尹生之名也姬音居聲之訛也  
夫子指老商是也若人指伯高子也三年而心

無是非之念口無是非之言者以靜默自守恐  
自動也庚者更也向也去是非利害之念絕是  
非利害之言今復有之而此心已定無不出於  
正也從聽從也所念所言皆聽其自然而無容  
心於是非利害之間是心與理一無復決擇也  
橫縱也縱心取念不涉思惟也縱口取言橫說  
豎說皆可也放縱自由不復知有是非利害則  
心與理化而忘之矣此四節正學道工夫次第  
也在內既與理化則動容周旋之間亦與俱化

故曰內外俱進矣。至如眼耳鼻口無不同者。此  
化而忘之之時也。釋氏謂之六用。下源亦是此  
意也。幹身也。幹殼即蟬身之殼也。木葉幹殼言  
不知有其身也。忘其身而後可以乘風也。汝之  
懣憾如此。是身心之累。未忘則片體一節天地  
且不能受載。况渾自乎。此章蓋言其御風之學  
必至於視身如無而後可也。此非虛言。唯學道  
者方知此語之爲實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  
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  
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  
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  
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趣乎不深之度  
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取。終始壹其性。養  
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  
全。其神無竒。物奚自入焉。

關尹名喜。見老子者。此非師友相傳之言。則是

借其名以爲說關尹子自有書雖其書爲後人所雜而中間絕到之語非諸子取及也潛行不空言行於空中如實地也萬物之上言其高也純氣之守今養生之學者亦如之守以無心則可非智巧所及非果敢之勇取能也莊子達生篇亦有此語此是其一宗學問相傳之語却是一件大條貫雖居也魚吾也音之訛也像貌聲色有形之物也若皆囿於有形之間則何以相遠惟無心則超乎萬物之上也先者造化之始

也奚足以至乎先言囿於有形則不足以知造化之始也前言貌像聲色此只言是色而已四字之中只掇一字文法也不形者未見氣之先也無所化者造化未萌之始也造者物之取自出也止者在也若未知不形無取化之妙但以得於物者而窮之焉得爲至到之見乎正者極至之謂也不深之度謂只在面前至淺近而不見也無端無始也度法也紀統也言此即目前之法而却不知所始也蔽隱而不知也如夫

南齊曰以改言  
詩是妙

子以我為隱也萬物之終始物之取造皆造化也一其性養其氣含其德只是純一靜定而已以理言則為性以生言則為氣以得之於已者則為德其天守全言其純一者不汨也無退卻者定也純一而定則外物皆不得以動之故曰物莫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逆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此數語與莊子同狎害即墜也乘車之時與墜車之時皆醉而不知無所恐懼故其神全惟其神全雖有所傷而病亦不至死逆物不為物所逆也不懼不懼也藏於天無心而忘已也故此喻之此數語極為精密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

南齊曰理又巧矣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  
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  
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十分垂在外  
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  
夫至人者上闚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  
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此段與莊子田子方篇全同引之盈貫開弓而  
至滿也前手直而持平可以致一盃水於其肘  
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杳重也又也矢方去

而矢又在弦上杳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  
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  
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言面向高山背臨  
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一半  
在岸十分垂於虛颯可謂危之至而伯昏能之  
者即取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  
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闚青天下  
至黃泉揮斤乎八極其心亦無取變動若於險  
夷境界猶怵然而恟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



南音曰以段不客  
滅字深切也廷廷  
不足以嘆美觀者  
可思焉

也以此為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  
爾於中也殆矣哉休懼也恂動也恂目動目也  
殆難之意矣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  
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取  
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  
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  
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  
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立開之舍中夜禾生

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  
存富者貧貧者富商立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  
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  
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立開年老力弱  
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聒之仍吏既而狎侮欺  
詰攬止雨必結反必挨倚海挽勇主亡取不為商立  
開常無溫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立  
開俱乘高臺於眾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  
金眾皆競應商立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

子伯

子伯

鳥揚於地，飢骨無磷，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立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助同疑。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立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立開曰：吾亡道，雖吾之

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一容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一十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逆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

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  
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  
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  
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此段形容箇誠字，極精切。看得此意盡，則可以  
學道。私名私僕也。浙江人謂之私身是也。口取  
偏肥言惡而咀嚙之。晉國視其好惡而升黜其  
人。智鄙智愚也。傷破爭競有取傷損也。一國之  
人當時以此成俗。禾生子伯，一客名也。垆外野

外也。田更野老也。三老五更皆老者之稱。衣冠  
不檢言其破碎不整也。明輕視之意。攬揆揆  
四字皆戲侮而推打之也。單僂言戲侮之力罷  
盡也。漫言等閑說也。亂骨無髓無所毀傷也。滌  
隈水盤渦處也。昉始也。始令其同客衣帛食肉  
也。埃不漫烟埃不能眩迷之也。吾誠之無二心  
言信而不疑也。不知形体之取措忘其身也。不  
知利害之所存不知世之有患害也。其心既一  
則物無逆於己者。今既知子黨之言為欺誕則

列子止  
四十一

南南曰易意  
又甚好也

內之疑慮已生外之觀聽已惑回思前日之蹈  
水火幸而不焦溺爾此意蓋言心繞盡則利害  
禍福皆不足以動之有一毫計慮之思則難矣  
禪家有滲漏三字極佳乞兒馬醫其心苟誠皆  
可學道取以見之必下車也此亦圓覺經不輕  
初學之意至信即至誠也信偽謂信人之偽言  
以為誠猶且若此而况真誠者乎  
周宣王之北正有役人梁養者能養野禽獸委食  
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鵬鷄之類無不柔馴者此雄

在前孽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  
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養曰養賤役也何術  
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  
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  
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  
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  
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  
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  
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

之復也常喜皆不中<sub>レ</sub>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  
牧正掌牧之官也役人其使令者也慮其術不傳使之教毛丘園也不言養他獸而言養虎者舉其大者也不敢以生物全物與之恐其怒心之萌也虎雖與人異類而食養之者莫不嬾愛之以其能順其性也此數語與莊子人間世篇同吾豈逆之使怒亦不順之使喜喜之復也必

怒怒之復也常喜此數語形容得人情物理極精不中者言皆不中理也心無逆順即無心也無心則能與物相忘此意蓋不過發明無心之理極是一段好說話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嚮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

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善游熟於浮者也。沒人能入水者也。謾起也。譚與噫同。玩其文。玩其外也。實內也。言見道未深也。而固且道與而汝也。汝且以是為道。與謂未見道之內。方見道之外。便以為道。歟。輕於水者可教。以其不畏水也。

忘於水者。數數學之則能矣。以其熟於水也。若没人則不學而起。操舟以其視水如平地也。萬物之或覆或却。雖陳於前而不能動其心。則何亟往而不自得。此又總言理也。心者神明之舍。不得入其舍。即不動其心也。

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憚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此數語與莊子達生篇同。但莊子以為注。此以為摳字異。而義同。摳。按也。莊子以為輕內。此以

南浦曰以水  
好世事理極

為拱內拱者拱握之也鈞帶也鈞重於瓦金重  
於鈞謂射者之巧於心本一纜有取顧惜則所  
重在外而內心則有取扞格而憚而惜也雖巧  
亦拙矣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  
鼈之取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似有苦而  
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  
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  
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

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  
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  
踏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  
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  
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  
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  
水性也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呂梁地名也懸水瀑布也水沫之流其廣三十  
里大也竝流汨流而承之也承接也棠行注云

同子北

即五

南齊曰道之  
根株耳

合作塘下是也。齋，莊子達生篇作齊，乃水之旋  
磨也。齋字亦誤也。汨，湧也。出入隨水上下  
也。從水之道而不容私，是順水之勢而無容心  
也。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  
自然而不知取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  
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並  
子曰：言性則故而巳矣。即此故字。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癘者，坐蝸，猶撥之也。仲  
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蠱現

九音

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累五而不墜，猶撥之也。吾處也。若檠株駒吾，孰臂  
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蝸翼之  
知吾不反，不測不以萬物易蝸之翼，何為而不得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病癘丈  
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  
汝取以而後載，言其上。  
此段與萍子達生篇同。承蝸持竿而粘蟬者也。  
累九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



矣郭象注莊子下兩箇停審字亦自好撥株駒  
今所謂木椿也榘椿也株木之名也駒定也  
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承蠅  
入時其身如木樞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  
主於蠅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  
其志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  
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  
但以爲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疇癯者背曲也逢  
衣儒者之服也能修汝今日之取以言而後可

以更言向上之事此言其道之妙不止於此也  
載言更言也上語上之上也其他與莊子同現  
莊子作九疑莊子作凝字從莊子爲是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且之海上從漚鳥游漚  
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  
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漚與鷗通用百住而不止言其往來之多不止  
於百數也舞而不下疑之也蓋謂此心稍萌則

其機已露豈能與物我相忘哉以此喻無言之  
言無爲之爲不知之知意極親切蓋無爲無言  
無知皆無容心而已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  
去言至爲則無爲矣故曰至爲無爲人不知其  
所不可知而皆以其不可知者爲知其所見淺  
矣故曰齊知之不可知齊同也猶皆字也此三句  
與莊子達生篇同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芴燔林扇赫百里  
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

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  
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  
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  
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  
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  
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  
傷礙者游金石踏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  
爲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直  
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

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藉苜蓿草也。躡藉其草，燔燒其林，以火獵也。冥

物謂石，冥物謂火。此亦不知之知之喻。涉火之

說亦與商丘開庭同意。和者，大同於物。此和字

造化也。曾中與造化爲一，則物無不同。初無傷

礙剗心去智，即不知之知也。試語之有暇，試嘗

也。言亦專講明此之久矣。夫子能之，能不爲便

是黃檗與異僧度水，黃檗以爲與好，擇怪彼僧

回首而謝曰：大乘法器，我取不及。正此論也。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

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

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子。子曰：始吾以

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

女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

又奚外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

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歲月旬日，或遠成近也。神巫相者也。其言皆驗

若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

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  
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為能得道乎固字  
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  
有所生卯生也無雄又奚卯言無心則無迹也  
此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抗  
夫高也自以其道為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  
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譚子之先  
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

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  
以地文罪合作乎不震合作不止是殆見吾杜德  
幾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地  
文者此猶禪家脩觀之名罪合作萌萌乎若生  
而不生之意不震即不震也不震不動也不止  
合作不正不正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  
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  
不動故神巫以為濕灰活灰火也濕灰則是活

火欲滅之意。杜德幾亦是脩觀之名。德幾主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為不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意也。灰合作全。天壤亦是觀名。猶言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脩養家以舌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趣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始見吾衡氣幾也

太冲莫朕亦觀名也太冲大虚也莫朕不見端倪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為不齋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

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汰水之潘為淵沉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

淵焉

此一殿所言九淵正脩觀之名也今佛家以為觀而古人以為淵淵有九名想猶今十二觀也但莊子只言其三此有其九似非列子本書必後人平增也潘合作審從莊為是審信也九淵之名皆是借喻故曰某淵某喻信為某淵某喻信為某淵也鯢太魚也旋盤旋也莊子作桓為是水中有鯢半靜半動之象也即所謂衡氣機也止水靜也即所謂杜德機也流水動也即所謂善

者機也。莊子曰：淵有九名，此處其二。正舉此三者之喻，以證其前言也。看此書語脉，似失本意。以此觀之，二書之是非可見。澁水自下而湧上出者也。沃水從上溜下者也。沈水一作泥，合作沈水，從旁穴出曰沈也。雍水雍遏而不流，非自止之水也。沂水泉之潛出，水停成汗池者也。肥水毛詩傳云：所出同，而取歸異是也。以上水名多見爾雅，必後人以爾雅之名而增之。注家曰：水之湍激流止，如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

寂進退之容，此說誤矣。郭象注：莊子此處亦此類爾。

類爾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倚移不矣，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崔撰云：茅靡，遜伏也。茅音頰。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觀名。

南齊曰：以止神  
亞之數歸太  
言也道正可知  
是而已

曰註雖琢下  
少五字

虛、虛無也。猶移、合作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弟音類茅靡者，拉拔也。波流者，奔蕩也。言其看我不出，但見吾拉極奔蕩，故自失而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饜食稀如食肉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物然而封，戎壹以是終。為其妻饜代其妻執饜於鼎竈之間而不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

南有曰此段  
理去矣可味也

無親者言其雖為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為之也。雕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朴，謂隨肢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怡合作紛戎合作哉。從莊子為是此皆傳寫之誤也。莊列皆下宗之學，此等議論必其平昔取講聞者，故二書皆有之。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瞽人。伯昏瞽人曰



奚方兩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  
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  
其取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為  
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  
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  
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颯已人將保  
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  
面而立敗杖麾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

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  
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  
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  
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  
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  
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  
先饋其人敬已不待買而饋之和順積中英華  
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而未化也解

化也。謀動也。形謀形容舉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為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為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貴者老者則人取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繫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心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無多餘之贏言。其贏利所餘無多也。此句比莊子添

一無字。則意異矣。贏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買棗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况為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任用我。使我効其成功。此取謂繫其所專也。効。獻也。替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其不必出游矣。人將歸向而守汝。以為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眾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守便已。有不足之意。蓋替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

履滿從學者衆也。敦杖蹠之乎願，豎立其杖而  
挂之於頤也。處柱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履而  
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履而後入，急於迎賓人，故  
不及穿履也。廢藥者教誨也。開發而藥石之也，  
廢者置也。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  
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莊子所謂忘我  
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而汝也。用爲也。  
言汝之所爲何以如此，感動人也。人之感動而  
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乖異出見乎其

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  
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有取感觸而接動  
汝之本身，尤無益也。無謂即無益也。又尤之意  
也。與汝游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  
故曰小言，其言皆爲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  
規正者，則汝終無取覺悟。誰復問汝爲汝何也，  
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此段與莊子列  
禦寇篇同，但一二字不同耳。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者

南  
誰與居之  
玄妙可視焉

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  
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涓漱巾擲脫履戶外膝行  
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  
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  
子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  
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  
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擲舍者  
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

也睢睢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  
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  
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  
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  
擲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  
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  
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  
自晦而人視之以為常人矣此段與莊子寓言  
篇全同但涓字莊子作盥義亦通

南甫云可以戒  
後人

揚朱過宋東之於逆族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揚子問其故逆旅  
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  
惡吾不知其惡也揚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  
賢之行愛往而不愛哉

此段與莊子山木篇同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  
者自惡慊然自以為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  
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  
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人生受用親切處

子以揚朱為為我據此數處則揚朱似為老子  
之學豈揚朱初學老子後自為一宗乎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  
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  
之言強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  
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己者無取殆矣以此勝  
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  
而自任也

柔可常勝強則不勝此老子之論二者亦知言

二者之得失甚易知也而人多未知之故自古以來誇其強者視彼不己若之人則必以我先之為快若以此為強則又有疆於我者必與我爭我必不勝則危殆矣故曰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凡則殆矣以柔為尚者視世之人皆出於己之先而我常居其後在我者常弱常無較則何天所危殆乎故曰先出於己者無所殆矣以此道而守其身則在我者常勝故曰以此勝一身若徒若徒者猶曰若而人也徒等也能以一身常

勝者即此等人也以此道而任天下之事則亦常勝故曰以此任天下若徒言能以天下自任者亦此等人也蓋我自謂不勝則無時而不勝故曰不勝而自勝我自謂不能任則天下可以自任故曰不任而自任

老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則生之徒

西語又世外之理  
粗好焉

徒

堅強者死之徒  
以柔自守則常剛以弱自保則常強常弱常柔  
則為福不能柔不能弱則為禍故曰觀其所積  
知禍福之鄉積常久也以強為勝不若已者忽  
其若已者出以其剛而與我敵我則不勝矣故  
曰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也以柔自守而  
視世之人皆出於已上我無取爭則在我者常  
勝故曰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此舉粥子  
之言也又以老子數語證之粥子自有一書亦

老子之徒兵強則滅者恃其兵力以爭戰者必  
亡也木強則折者如藤如柳則難折木則易折  
也柔弱者常生堅強者常死徒類也此語見老  
子七十六章乃人與草木生死為喻也故曰之  
徒此因上文兵木之喻故亦曰之徒意謂柔能  
勝強必敗皆此類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  
而遺童狀眾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近而  
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

柔手

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  
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  
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  
狀而見疏矣

童同也聲之訛也此意蓋謂人之狀貌雖異於  
禽獸而其心與禽獸同者聖人之同不取其貌  
而取其心此憤世之論倚而趨者相依倚而共  
趨向也仰上也伏下也

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

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太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  
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  
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  
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貔虎為前驅鵬鵠鷹鳶為旗  
幟此以方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  
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  
之之道焉聖人無取不知無取不通故得引而使  
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兒童者其齊欲攝生亦



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麋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取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虫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

二語憤世之論  
極好觀者非  
不察也

三無自謂克己

故其取教訓者，無所遺逸焉。三聖其狀異人，而有太聖之德，以此形容桀紂，相穆雖有人形，而實有獸心也。因此又言以力使禽獸者，以聲致禽獸者，引此可見之事，以實其說也。熊虎前馳，東漢巨無霸之事，可見。鵬為鳥，為旗隨其所指而縱之人，則從之而往，故曰旗幟禽獸之智，皆有所欲，亦養所生，豈人教之故。曰不假智於人，齊皆也。攝養也。上古之人與鹿豕居，亦有此事故，借其說以形容人獸之論，偏

小人論

知者言其獨悟而得之也故曰偏知之所得惟  
古聖人則備知之備皆也無所遺逸者人與異  
類皆教之也此意蓋謂上古之世雖異類可教  
與人同而末世之人皆如異類而聖人不作又  
無以化導之此亦憤激之言也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  
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  
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  
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

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  
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  
也名實不屬使其喜怒哉

此段與莊子齊物篇同而文稍異朝三而暮四  
先少而後多朝四而暮三先多而後少其實皆  
七也能鄙即智愚也物凡物皆能相籠絡也聖  
人以智籠羣愚謂其鼓舞化導使之不自知也  
莊子則以此為無是無非之喻却與此意異矣  
紀消子為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

守氣之字又  
味深矣

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  
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  
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  
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為外物取動  
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也  
初言虛驕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  
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  
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

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雞以為喻耳

此段辨利  
無限可為道  
之綱領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聲教疾言曰寡人之所  
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  
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  
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  
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入此  
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  
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  
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

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  
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  
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  
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  
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  
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  
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  
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此段與莊子說劍篇略相似刺之不入擊之不

中是爭而有時乎不勝也弗敢刺弗敢擊猶有  
心於競我也此二等矣本無其志則於我初無  
爭心又是一等驩然皆欲愛利於我則是以善  
養人者服天下累三等而至於此爲最上之道  
故曰四累之上也此吾聖人之事而以孔與墨  
並言此春秋以後學者之論蹠足頓足也蹠足  
高聲也疾言言之急也皆形容其怒之狀也辯  
矣者歎其能言也意謂此客有太辯才故能以  
說服我

列子庸齊口義卷上一之終

臘月午後試却冰硯研硃砂塗抹  
此卷初及晡到于羅山先生之堂下  
侍坐至二更之後歸宅於是秉燭又  
開卷一覽此冊了

乙未歲

馬中丞金

中長年而志朝平不卷也



乙未季冬自午時初之自晡時  
至亥時到于羅山先生侍之已歸  
而夜半電吹了此一冊

敬告主人

